

The Help
Kathryn Stockett

(美)凯瑟琳·斯多克特/著
唐颖华/译

相助



惟有爱与相助的光芒
得以救赎世界人的心

 中国城市出版社

The Help
Kathryn Stockett

相助

(美)凯瑟琳·斯多克特/著
唐颖华/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北京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9-645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助/(美)斯多克特(Stockett,K.)著;唐颖华

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74-2232-0

I. ①相… II. ①斯…②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44734号

THE HELP Copyright © 2009 by Kathryn Stockett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USA)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10 by China C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

策	划	王 立
责 任 编 辑	王月芳 唐 浒 黄 冀 冯 倩 阎文哲	
装 帧 设 计	安晓蓓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杨冬梅	
出 版 发 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甲40号 (邮编 100039)	
网 址	www.citypress.cn	
电 话	(010)63275378 (营销策划中心)	
传 真	(010)63489791 (营销策划中心)	
总 编 室 信 箱	citypress@sina.com 电话: (010) 52732057	
投 稿 信 箱	world66@263.net (营销策划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75千字 印张27	
开 本	787x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2732057

献给爷爷斯多克特，一个最会讲故事的人

艾碧莲

第一章

1962 年 8 月

梅·莫布丽生在 1960 年 8 月一个礼拜日的大清早，我们管这叫教堂日婴儿。照看白人家的娃娃，顺带煮饭拾掇屋子，这就是我的活计了。我这辈子拉扯过 17 个孩子，我知道怎么哄他们睡觉，逗他们笑，一大早替他们把屎把尿，那会儿他们的亲妈还躺在被窝里。

可我从没碰上过能够嚎成梅·莫布丽·李弗特那样的娃儿。我进门第一天，瞅见她在那儿哭得撕心裂肺，小脸涨红，把那奶瓶当成截烂萝卜，对它手打脚踢。李弗特小姐惊慌失措地看着自己的娃儿：“我作了什么孽了，它怎么就不能消停下来？”

它？那是第一个兆头：这事有些不对劲儿。

我伸手将那个粉肉的、号啕不住的小家伙接进怀里，拿髁颠颠她，给她顺顺气，不消两分钟，小家伙便止住哭声，开始冲着我乐。可是李弗特小姐那天再没抱过自己的孩子。我见过很多女人生完孩子都有些产后忧郁，我寻思就是这个缘故。

说到李弗特小姐，她不光整天蹙着眉头，她还瘦得皮包骨头。她细伶伶的一双腿如同麻秆，看上去就像上礼拜才长出来似的。她 23

的岁数，可单薄得像 14 岁的小男孩，棕褐色的头发也稀稀拉拉，还能瞅见头皮。她试着倒梳让头发蓬松隆起，可瞧着更觉得稀松可怜。她的脸型和糖果盒子上的红色魔怪一个模样：都是尖下巴颏。事实上，她浑身上下没一处不骨瘦硌人，怨不得她哄不了小娃娃。据我所知，小家伙们都喜欢肉乎乎的，他们喜欢把脸埋在你胳膊窝里睡觉，他们也喜欢厚实的大腿。

梅·莫布丽长到 1 岁的时候，总爱黏着我跟东到西。每快到 5 点光景，她便整个儿挂在我的肖姿牌鞋^①上，蹭着地板，舍身忘死地哭，好像我不会再回来了。李弗特小姐也斜着眼瞥我，像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她随后上前把哭闹的小东西从我脚上掰开。我琢磨着这就是让别人照料自家孩子要尝到的苦头。

梅·莫布丽现在 2 岁了，她长着双褐色的大眼睛和一头蜜色的卷发。但她后脑勺的秃斑却泄了底。跟她妈一样，碰到有事挂心的时候，她的眉心便会起褶子。母女俩颇为相似，但梅·莫布丽要胖乎多了。她不是个美人胚子，我猜这让李弗特小姐不太受用。可梅·莫布丽却是我的心头肉。

我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崔劳，就在我服侍李弗特小姐之前。他 24 岁，正值好年华，没来得及在这世上好好走上一遭。

他在弗立大街安了个家，交了个很不错的叫做弗朗西斯的女朋友，我猜他俩是打算结婚的，可他在这事上总磨磨蹭蹭。这倒不是因为他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他只是喜欢思前想后事事周全。他整天架副大眼镜读这看那的。他甚至开始自己写书，写的是作为一个黑人在密西西比的生活和工作。老天，这可太让我骄傲了。直到一天晚上，他在斯坎隆-泰勒轧机厂干到很晚，拖着二乘四的木料往货车上装，木刺划破手套，扎得满手都是。他太瘦，个头又小，干不了那重活儿，可他需要那份工作。他累得支撑不住，天又下雨，他便滑倒在装卸月台上，一头栽进车道。拖车司机没瞧见他，他还没来得及挪身，车就从他

① 由威廉·肖姿足科医生创建于 20 世纪初足部用品的老牌子。

身上碾过去了。等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那天我整个世界都黑了，空气是黑的，太阳是黑的。我躺在床上直愣愣地盯着屋里黑黢黢的墙壁。明尼每天都来探视，看我是不是还在喘气，她喂我进食，让我残喘地活下去。整整三个月后，我才抬眼看窗户外头，看外头的世界是否照旧。我惶惑地发现整个世界竟然没有因为我儿子的死停下半分。

葬礼之后又过了五个月，我起身下床，穿上白色制服，又把小小的金十字架戴回脖子上，随后前去服侍李弗特小姐，她刚生下个女娃。但没过多久我便发现我的心已不复从前。苦涩的种子在我体内悄然埋下，我不再敞开胸怀。

“把屋子归整归整，再去把鸡肉沙拉准备好。”李弗特太太呼喝着。

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三是她们的桥牌聚会日。我已经将里里外外拾掇妥当，一大早做好了鸡肉沙拉，桌布也在昨天熨烫平整，李弗特太太亲眼瞧着我做完这些。她不过才 23 岁，却很喜欢对我指手画脚，差使支派我做这干那。

她已经把我今早熨好的蓝裙子穿上了身，那条裙子在腰上密匝匝打了 65 个小褶，我得戴起眼镜眯上眼才能把绿豆大的褶给烫准了。我对家常日子没啥抱怨的，可我和那条裙子实在处不到一块儿去。

“还有，你要管住梅·莫布丽，别让她来烦我们。我告诉你吧，她可是把我惹火了，她把我好端端的信纸撕个粉碎，可我还有 15 封青年联盟会的感谢信要写哪……”

我还在忙着为她的那些太太小姐们预备这个支应那个。我搬出花哨的玻璃杯盏，摆上银质刀叉。李弗特太太没能像其他阔太太那样添置上一张小巧精致的牌桌，我们只得将餐桌好好布置一番。我们在桌上铺上桌布遮住 L 型的裂隙；又把红色镂花桌饰挪到壁橱那儿，好挡住坑坑洼洼剥落掉渣的木柜。李弗特太太大概想弥补屋子狭小的不足，着意要把餐会拾掇得富贵体面。我知道他们日子拮据，富庶人家可不会这么费劲。

我过去常帮年轻夫妇操持家务，可我揣度着这家是我见过门户最

小的人家。整套房子上下不过一层，她和李弗特先生的后屋尚且宽敞，可是梅的房间小得立不住脚，餐厅连着起居室混作一处。他们只有两个卫生间，这倒为我省下不少事，我从前碰上的通常都有五六间，光为他们清理厕所就得花上我整整一天。李弗特太太每个钟点只付我 95 美分，我早不止这个价了，但打崔劳死后，我也顾不上挑肥拣瘦的，我已经拖欠不起房租了。尽管屋子小得转不开身，可李弗特太太还是费心尽力把它装点得光鲜体面。她很擅长缝连补缀，一旦买不起新家什，她便扯些蓝布头，自裁自缝出个布套子把旧家什装扮上。

这会儿门铃响了，我应声去开门。

“你好，艾碧莲，”雯小姐向我打招呼，她不是那种爱摆架子的人，“最近好吗？”

“你好，雯小姐。我挺好的。哎哟，外头可真晒人。”

雯小姐瘦高个子，一头淡黄色的鬈儿，常年蓬蓬拉拉地蜷结成一团，只得削薄剪短，支楞着挨不到肩膀。她 23 岁左右，和李弗特太太同样年纪，她们其他人也都这个岁数。她把手提包搁在椅子上，一时间显得对自己的装束感到些许不自在。她穿着件白色蕾丝上装，像修女一样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脚上是双平底鞋，我思忖她是不想显得再高了；下身穿着条蓝裙子，可腰间扣袷那儿豁开个口子。唉，她的穿着甭提多别扭了。

我听见西丽太太和她妈妈怀特夫人的车子停上了车道，喇叭按得震天响。西丽太太的住处离这儿不过尺把远，可每次过来都要开车。我跑去为她开门，她便打我面前径直走过。我琢磨是时候叫梅·莫布丽起来了。

我一迈进育儿室，梅·莫布丽立刻冲我喜笑颜开，张开胖嘟嘟的小胳膊等着我抱。

“你自个儿醒了，小宝贝？怎么也不吭声喊我？”

她乐得眉开眼笑，欢蹦乱跳地等我把她抱出来。我好好地搂了搂她，我思量在我放回回家后，她就没被好好地抱过。我在这儿的时候，就时常看到她困在小床上扒着围栏哭得声嘶力竭，李弗特太太光顾忙着缝制衣裳，别转眼去不加理会，只当她是个被挡在纱门外的迷途小

猫。看看吧，李弗特太太每天搽脂抹粉，打扮得体体面面，门外有间车库，屋内摆着台双门内置冰格的名牌冰箱，你见到她在“超值 14 便利店^①”进进出出，但你定料不到她这会子正把自己的骨肉丢在床上，任她哭到气绝不管不顾。但我们做帮佣的对这些个总是心知肚明。

今天却是个好日子，女娃儿正在兴头上。

我起个头：“艾碧莲。”

她一字一顿学着：“艾——碧——”

我跟着说：“艾——”

她仍学着：“艾——”

我又说：“梅·莫布丽。”

她这下子岔了：“艾——碧。”她被自己逗得咯咯直乐。梅·莫布丽说话总不利索，不过我得说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崔劳也等到 2 岁才开口学说话，但他到了三年级就能说得比美国总统还顺溜了，回家张口一个联盟闭口一个国会。他上初中那会儿，我们总玩个游戏，我说个糙词俚语，他得对上个漂亮的场面话。比如我说猫咪，他就对家养猫畜。我说拌子，他就来个搅拌器。有天我提了个肥佬，他挠着头皮难住了，没料到自己竟栽在这么个土渣渣的字眼上。之后我们便管装扮不上台面的货色都称作肥佬，我们开始管他爸叫肥佬。一个丢下老婆孩子跟别的女人跑掉的男人你再咋样扶都是摊不上墙的烂泥，再加上他爸也的确一身肥颤颤的膘。

我抱起梅·莫布丽进了厨房，把她安置在她的高脚椅上，思忖着今天剩下的两桩差事：把起了毛边的餐巾排拣整齐，还要把橱柜里的银刀叉收归利落，我得赶在李弗特太太发作前干完，老天！看样子我得一头伺候太太小姐，一头忙这些家务。

我托着盘魔鬼蛋^②进了饭厅。李弗特太太坐在头里，她左边坐着西丽·霍布里克太太和她母亲怀特夫人，西丽太太对她妈总粗声恶气

① 便利店。

② 魔鬼蛋：deviled eggs，鸡蛋煮熟后一切二，将蛋黄挖出捣碎拌入沙拉酱胡椒粉等，再塞回蛋白，可用作点心。

从没好脸色。李弗特太太右手边是雯小姐。

我挨个分着蛋，怀特夫人年纪最长，便先由她开始。这会儿天正热，可她还在肩头披了件棕色厚绒衫。她舀起只魔鬼蛋，可手一抖差点儿掉地上。我随后端给西丽太太，她堆起笑取了两只。西丽太太圆脸庞，一头黑棕色密发，橄榄色的皮肤上落满雀斑和黑痣。她常披条扎眼的红格披肩，臀部也开始发福。今几个大热天，她穿着条红色无袖直筒裙。西丽太太虽说是个成年人，可偏喜欢把自己往小里打扮，恨不能头戴蝴蝶结，身着小花裙。我对她没啥好印象。

我又将魔鬼蛋拿给雯小姐，可她朝我皱了皱鼻头谢绝了：“不用，谢谢。”她是不吃鸡蛋的。每次李弗特太太办桥牌聚会，我都提醒她，可她仍坚持用魔鬼蛋招待她们，她生怕换走鸡蛋西丽太太会不高兴。

末了才轮到李弗特太太，她是女主人，得排在最后。刚等我一圈轮转完，西丽太太忙插上：“不介意我再添些吧。”迅即又给自个儿取了两只蛋。我对这已经见怪不怪了。

“猜猜我在美容院碰上谁了？”西丽太太开口了。

“谁呀？”李弗特太太接上茬。

“希莉亚·夫特。你猜她问我什么？她想在今年的慈善会上搭个手。”

“好啊，”雯小姐应道，“我们正缺人手。”

“没那么糟，我们不缺人手。我告诉她说‘希莉亚，你得先成为联盟会成员或长期参与者。’她把杰克逊联盟当什么了？集贸市场吗？”

“我们今年不正准备吸纳新成员吗，既然慈善会越办越大了？”雯小姐问。

“这倒不假，”西丽太太截住话题，“可我不打算把这告诉她。”

“我真没料到约翰会和这么个破落户结婚。”李弗特太太说着便开始发牌，西丽太太连连点头。

我正往外舀黏结成一团的沙拉和火腿三明治，她们说的话禁不住刮进耳朵。她们来回唠嗑的无外三桩事儿：孩子，服饰打扮以及左邻右舍。要是她们口里冒出肯尼迪这词，这绝对和政治沾不上一点边，她们说的是电视上杰奎琳·肯尼迪夫人的穿着打扮。

我把沙拉和三明治端到怀特夫人面前，她只拿了小半块三明治。

“妈妈，”西丽太太冲她喊，“再多拿个三明治，你瘦得像根电线杆子。”西丽太太转脸对其他人说：“我不止一次告诉她，明尼要是不会做菜，就让她走人了事。”

听到这话，我立马支起耳朵，他们说到女佣了，我又是明尼最好的朋友。

“明尼手艺不赖，”老怀特夫人解释着，“只是我胃口不如从前了。”

明尼的茶饭手艺在海恩兹郡堪称最精致利落的，即便在整个密西西北比州也够得上一流。一起入秋的青年联盟慈善会，他们都巴巴地夹着明尼烘制上十个焦糖蛋糕拿来拍卖。照说她该是州里最炙手热门的帮佣，可问题出在她那张嘴上，她总忍不住回嘴顶撞。今儿个是超值便利店的白人经理，明儿个是她家男人，可成天招罪她的是她服侍的白人太太。她能伺候怀特夫人这么久，全仗着怀特夫人聋得像截木桩子。

“我看你是营养不良，妈妈，”西丽太太尖声嚷道，“明尼饿着你，为的是把我留下值钱的东西偷个精光。”她气冲冲地立起身子，“我去趟盥洗室，你们都帮我看着她，别让她饿晕过去。”

见西丽走远了，怀特夫人才低声咕囔，“我真要饿死了才称你的心呢。”其他人都装作没听见。我今晚得记着给明尼打电话，告诉她西丽太太咋说她的。

梅·莫布丽在厨房间的高脚椅上支着身子，紫红色的果汁黏了一脸。她一见我走进来便乐开了。她倒没惹麻烦，可我不想把她一个人丢那儿太久。我知道她不声不响盯着门，巴望着我回来。

我拍了拍她松软的小脑瓜，又再赶回饭厅给客人们倒冰茶。西丽太太回了座，看上去又在为别的事愤恨不平。

“噢，西丽，你用的是前厅盥洗室吧。”李弗特太太边说边插换着手上的牌，“艾碧莲要等到在午饭后才去打扫后厅。”

西丽扬起下巴，像是漫不经心地咳了一声，她总拿这方式清清喉咙，引得其他人不由自主地留心她后面的话。

“可是前厅盥洗室是给佣人们用的。”西丽发话了。

一时间无人接茬。过了半晌，怀特夫人点点头，像是挑明了说：“她担心黑鬼们上后面的盥洗室，那是咱们用的。”

老天！又开始这话头了。他们朝我这边张望，我正拾掇橱柜抽屉里的银餐具，寻思该回避一下。我还没碰着最后一根银勺匙，李弗特太太丢给我个眼色说：“再给我们添些茶水来，艾碧莲。”

我依她话去了，虽然她们的茶杯都还满满的。

我在厨房间站了会儿，可是在这儿无事可干。我得去饭厅把银餐具拾掇完，还得把客厅橱柜里的餐布排整利索，那儿紧挨着她们打牌的饭厅。我可不想为了她们玩牌耽搁晚了。

我又挨了几分钟，抹了抹灶台，喂了女娃儿块火腿肉，她张口便吞下了。末了，我终于踱进客厅，盼着没被人瞧见。

她们四人一手夹着烟，一手擎着牌。“伊丽莎白，如果让你选，你会让他们在外头解手吗？”我听到西丽太太问道。

没人作声。我拉开摆放餐布的抽屉，留神听李弗特太太咋看待我，我倒不太在乎其他人怎么说。这已经不是头一次谈论这事了。镇上每处都安置着专给黑人用的厕所，大多数人家也同样如此。我偷眼朝她们张望，正撞上雯小姐的目光，我一个冷子，该不会惹上麻烦了吧。

“一个红桃。”怀特夫人开始叫牌。

“我为难着呢。”李弗特太太皱着眉望着手里的牌，“拉雷的生意刚起步，离报税季节还要等上六个月……我们目前手头有点紧。”

西丽慢条斯理地开导她，像往蛋糕上小心翼翼淋洒糖霜，“你就告诉拉雷，他投在那个卫生间的每分钱，在你们卖房子的时候，会一分不差都收回来。”她点了点头像是赞同自己的话，“那些没给佣人辟出卫生间的房子太危险了。谁都知道黑人携带的病菌和我们不一样。加倍。”

我搜拣着一摞餐布，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听听李弗特太太对这事怎么说，她是我东家，每个人都会寻思自个儿的东家咋看待自己。

“这主意不错，”李弗特太太吁出缕细烟来，“得让她在外头上厕

所。三个黑桃。”

“瞧，就为着这个我拟定了套家庭帮佣卫生守则。”西丽太太说，“它能预防疾病。”

我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惯了，可这会儿喉咙口却一阵阵地发紧。

雯小姐仍是一脸茫然：“那家庭……什么来着？”

“是份要求每户白人家庭给黑人帮佣辟出独立卫生间的倡议书。我已经发函给州卫生署长询征他的意见了。过牌。”

雯小姐朝西丽太太蹙着眉，把手上的牌往桌上一摊，正儿八经地说：“西丽，不如我们给你在屋子外头盖个卫生间。”

老天，屋子里又是一片死寂。

西丽太太开口了：“我认为你不在黑人问题上开玩笑，要不就是联盟会的编辑你不想干了，雯·范兰！”

雯小姐干笑了声，但我听得出她并不觉得可乐，“什么？你是想踢我出去？就因为我不赞成你的意见？”

西丽太太扬起条眉毛：“我会不惜一切捍卫咱们镇子。该你了，妈妈。”

之后我进了厨房再没出来，直等到听见西丽太太身后的门合上。

我揣摩着西丽太太走了，便把梅·莫布丽抱进游戏围栏里，拎上垃圾箱出了门。今天该有车来收垃圾。在车道顶头，西丽太太和她疯癫癫的妈倒着车差点儿从我身上碾过去，她们探出头来客气地冲我喊抱歉。我回到屋里，庆幸自己没多两条断腿。

我进了厨房，见雯小姐在里面，斜靠着灶台。她一向神情严肃，不过这会儿显得更严肃了。“嗨，雯小姐，需要什么吗？”

她瞟着外头的车道，李弗特太太正隔着车窗和西丽太太说着什么。“不用，我只想……再等会儿。”

我拿着抹布擦拭托盘，偷眼向雯小姐看去，她仍忧心忡忡地望着窗户。她高挑的个子，和别的太太小姐大不一样，颧骨高耸，总低垂着的蓝眼睛给她添了几分害羞的神情。这会儿四下无声，只有灶台上小收音机传出福音电台的声音。我只盼着她赶紧离开。

“电台里现在放的是格林牧师的布道吗？”她问道。

“是的，雯小姐。”

她淡淡一笑：“这让我想起带过我的嬷嬷。”

“哦，我认得康斯坦丁。”我应着。

雯小姐转过脸来望着我：“你知道吗，是她把我抚养大的？”

我点点头，恨不能吞回刚说的话，我太了解那桩旧事了。

“我试着各种法子查找她在芝加哥家人的住址，”她接着说，“可是没人告诉我。”

“我也不清楚，雯小姐。”

她又转回脸去望着窗外西丽太太的别克车，轻轻摇了摇头：“艾碧莲，今天那番话……我是说……西丽的那番话……”

我捡起个杯子，拿布用力擦着。

“你有没有盼过你能够……改变一些事情？”她问。

我忍不住抬头看她，这是我听过最愚蠢的问题，只见她一脸的憎恶恼恨，像是把盐错当成糖倒进了咖啡。

我垂下眼回身继续抹干杯盘：“噢，不，雯小姐。一切都称心如意。”

“但那番话，关于卫生间——”这节骨眼上，李弗特太太拉门进了厨房。

“哦，你在这儿，小雯。”她看着我们俩神色古怪好奇，“噢，抱歉，我是不是……打断了你们的谈话？”我们俩直戳戳立在地上，都在盘思刚被她听到了些什么。

“我该走了。”雯小姐岔开话，“明天见，伊丽莎白。”她拉开后门时，又补上一句，“谢谢你的午饭，艾碧莲。”便迈腿出了门。

我进饭厅清理牌桌，果不出意料，李弗特太太随即跟脚进来，伸探着脖子想从我嘴里掏问些什么，脸上挂着尴尬的笑。她从不喜欢我在她背后和她的朋友嘀嘀咕咕，总要打听说了什么。我打她面前过，端直去了厨房，把女娃儿安放在她的高脚椅上，开始清扫炉灶。

李弗特太太又紧跟着趟进来，见到个黄油罐头便将它放到下头。女娃儿张开胳膊等她抱，可她装作没瞧见，拉开了扇柜门，随即猛地甩

上,再开另扇。末了,她就光杵在那儿。我手脚着地,把头伸探进炉灶里,看架势像要将自个儿熏死。

“你和雯小姐像在谈论什么要紧的事。”

“没啥大不了的,太太,她只不过……问我是不是需要些旧衣裳。”我答着,声音瓮声瓮气像从井底传上来。我两只胳膊沾满油渍炉渣,炉灶里面一股子胳肢窝的腌臢臊味。没一会儿工夫,汗便顺着鼻尖往下淌,每次抬手抹汗,脸上就会添上块污垢。这儿可算世上最肮脏的地方,你待在这里要不是为了清扫,便是被拿来蒸煮了。我料定今晚一准会做噩梦:身子卡在炉灶里,炉火熊熊。可我还是甘愿把头埋在这个齜齜的炉灶里面,我把头埋哪儿都行,只要躲过回答李弗特太太的刨根究底追问雯小姐究竟跟我说了些什么,那个我是不是动过念头改变一些事情的傻问题。

过了半晌,李弗特太太气鼓鼓出门去了车库。我寻思着她是前去丈量尺寸,在那儿预备搭建专给我用的黑人厕所。

第二章

你必定料不到就在这儿，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生活着 20 万人口。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个数，不由得纳闷那些人都在哪儿过活？地底下？我得桥这边每个人，我也认得大把的白人家庭，这两处合一块绝对到不了 20 万。

一周六天，我都会搭乘公交车穿过伍德罗·威尔逊桥到李弗特太太和她朋友们的居所，那儿是贝汉文社区。紧挨着贝汉文便是市中心和州政府所在。政府大楼着实雄伟，外面看着富丽堂皇，可我从没进去过。我暗自盘算他们得花多少钱打理这栋楼。

沿着贝汉文的一条大路往下是白雾岚山，山后是耸立着连绵数里大橡树的舍伍德森林，橡树干上垂落挂满了苔藓。现在这儿还没人住，可要有白人打算迁挪，这儿便为他们预备下了。再过去就是乡村了，雯小姐就住在那里的长叶棉花种植园。她还不知道，1931 年我在那儿摘过棉花，那会儿正赶上大萧条期，我们除了定量配给的奶酪，别的啥吃的都没有。

在杰克逊，白人社区一个连着一个，沿途不住地冒腾出新的白人社区。而供黑人居住的那部分巷镇却活似个大蚁丘，四周的土地归政府所有，不得买卖，我们人数连年增长，却没法铺摊开去，只得把原来的地方挤得愈发稠密。

那天下午，我上了 6 路公交车，这趟车自贝汉文一路开往法力士

街。今几个车上清一色全是放工回家、身着白制服的女佣。我们相互攀谈微笑，其乐融融，这倒不是因为我们不必顾及车上有没有白人，我们想坐哪儿便坐哪儿。这都亏了帕克斯太太，我们这么乐呵全因为车上轻快融洽的气氛。

我瞅见明尼坐在后排座上。明尼身材矮实，一头乌亮的鬈发。她正抱着浑实的胳膊，岔着两条腿坐着。她比我年轻 17 岁。要是她愿意，她大概能把这辆车举过头顶。像我这把岁数的人能交到她这样一位朋友，真是幸运。

我在明尼前排位子上坐下，转过身去听她说话，大家伙都喜欢听明尼讲她的趣事。

“……随后我说，怀特夫人，如今没人稀罕看你的白屁股了，你瞧谁稀罕看我的黑屁股呢。好啦，赶紧进屋，穿上裤衩，再拿些衣服遮上。”

“在前厅门廊下？裸着？”琪琪·布朗满脸惊诧。

“可不，全身精赤。”

全车的人哄地笑开了，边笑边摇着脑袋。

“老天，那女人八成是疯了。”琪琪说道，“明尼，我真不知道你咋总能碰上些稀奇古怪的人。”

“哦，你那位派特森太太不也是吗？”明尼反讥，“乖乖，她管抽烟的都叫疯女人。”整车人这下子为明尼的较真态度逗乐了，明尼爱嚼自己东家的舌根子，却恼别人说她东家闲话，那是她挣来的饭碗，她有权把撑着那份权利。

车子过了桥，停靠在黑人社区的头一站，一打的女佣下了车。我挪身坐到明尼身旁腾出的空位上。她笑吟吟地拿胳膊肘捅了我一下，算是和我打招呼，随后便仰身靠了座背放松下来，她在我面前不必强撑显摆。

“咋样，今早又烫了那撮衣褶子？”

我笑着点点头：“足足折腾一个半钟头。”

“你在今几个桥牌会上给怀特夫人喂了什么？我捣腾一上午给那老糊涂做了焦糖蛋糕，她连撮渣子都没沾口。”